

# 被子當作消遣的兒子

穆時英作



趙家璧主編

第一叢書第五種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

一九三一，九，十一付排

一九三一，十，二 初版

售 價 實 洋 一 角

版 所  
權 有

『那天回到宿舍，對你這張會說話的嘴，忘了飢餓地驚異了半天。我望着藍天，如果是在戀人面前，你該是多麼會說話的呵——這麼想着。過着這尼庵似的生活，可真寂寞呢。』

再這麼下去，連靈魂也要變化石啦……可是，來看我一次吧！

蓉子。』

克萊拉寶似的字在桃紅色的紙上嬉嬉地跳着迴旋舞，把我圍着——『糟糕哪』我害怕起來啦。

第一次瞧見她，我就覺得：『可真是危險的動物哪！』她有着一個蛇的身子，貓的腦袋，溫柔和危險的混合物



。穿着紅綢的長旗袍兒，站在輕風上似的，飄蕩着袍角。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雙跳舞的脚，踐在海棠那麼可愛的紅緞的高跟兒鞋上。把腰支當作花瓶的瓶頸，從這上面便開着一枝燦爛的牡丹花……一張會說謊的嘴，一雙會騙人的眼——貴品哪！

曾經受過虧的我，很明白自己直爽的性格是不足對付姑娘們會說謊的嘴的。和她才會面了三次，總是懷着『留神哪』的心情，聽着她麗麗拉拉地從嘴裏洋溢着蘇州味的話，一面就這麼想着。這張天真的嘴也是會說謊的嗎？也許會的——就在自己和她中間趕忙用意志造了一道高牆。第一次她就毫沒遮攔地向我襲擊着。到了現在，這位危險

的動物竟和我混得像十多年的朋友似的。『這回我可不會再上當了吧？不是我去追求人家，是人家來捕捉我的呢！』每一次回到房裏總躺在床上這麼地解剖着。

再去看她一次可危險了！在戀愛上我本來是低能兒。就不假思索地，開頭便——『工作忙得很哪』的寫回信給她。其實我正空得想去洗澡。從學堂裏回來，梳着頭髮，猛的在桌子上發現了一隻青色的信封，剪開來時，是——『爲什麼不把來看我這件事也放到工作表裏面去呢！來看我一次吧！在校門口等着。』真沒法兒哪，這麼固執而孩子氣得可愛的話。穿上了外套，抽着強烈的吉士牌，走到校門口，她已經在那兒了。這時候兒倒是很適宜於散

步的悠長的煤屑路，長着麥穗的田野，幾座荒涼的墳，埋在麥裏的遠處的鄉村，天空中橫飛着一陣烏鴉……

『你真愛抽煙。』

『孤獨的男子是把煙捲兒當戀人的。牠時常來拜訪我，在我寂寥的時候，在車上，在床上，在默想着的時候，在疲倦中的時候：：甚至在澡堂裏牠也會來的。也許有人說牠不懂禮貌，可是我們是老朋友：：：』

『天天給啤酒似的男子們包圍着，碰到你這新鮮的人倒是刺激胃口的。』

糟糕，她把我當作辛辣的刺激物呢。

『那麼你的胃也不是康健的。』

『那都是男子們害我的。他們的膽怯，他們的愚昧，他們那種老鼠似的眼光，他們那裝做悲哀的臉：：都能引起我的消化不良症的。』

『這只能怪姑娘們太喜歡吃小食。你們把雀巢牌朱古力糖，Sun-kist，上海脾酒，糖炒栗子，花生米等混在一起吞下去，自然得患消化不良症哩。給你們排泄出來的朱古力糖，Sun-kist：：能不裝做悲哀的臉嗎？』

『所以我想吃些刺激品呵！』

『刺激品對於消化不良症是不適宜的。』

『可是，管他呢！』

『給你排泄出來的人很多吧？』



『我正患着便祕想把他們排泄出來，他們却不肯出來，真是爲難的事哪。他們都把心放在我前面，擺着挨打的小丑的臉：：我只把他們當傻子罷哩。』

『危險哪，我不會也給她當朱古力糖似的吞下，再排泄出來嗎？可是，她倒也和我一樣爽直！我看着她那張紅菱似的嘴——這張嘴也會說謊話嗎？』這麼地懷疑着。她蹲下去在道兒旁摘了朵紫色的野花，給我簪在衣襟上；『知道嗎，這花的名兒？』

『告訴我。』

『這叫 Forget-me-not 』就明媚地笑着。

天哪，我又擔心着。已經在她嘴裏了，被當做朱古力



糖似的含着！我連忙讓女性嫌惡病的病菌，在血脈裏加速度地生殖着。不敢去看她那微微地偏着的腦袋，向前走，到一片草地上坐下了。草地上有一片傾斜的土坡，上面有一株柳樹躺在柳條下，看着蓋在身上的細影。蓉子坐在那兒玩着草莢子。

『女性嫌惡症患者呵，你是！』

從吉士牌的煙霧中，我看見她那驕傲的鼻子，嘲笑我的眼，失望的嘴。

『告訴我，你的病菌是那裏來的。』

『一位會說謊的姑娘送給我的禮物。』

『那麼你就在雜誌上散布着你的病菌不是？真是討厭』

的人呵！』

『我的病菌是姑娘們消化不良症的一味單方。』

『你真是不會叫姑娘們討厭的人呢！』

『我念首詩你聽吧——』我是把 Louise Gilmore 的卽席小詩念着：

『假如我是一隻孔雀，

我要用一千隻眼

看着你。

假如我是一條蜈蚣，

我要用一百隻腳

追踪你。

假如我是一個章魚，

我要用八支手臂

擁抱你。

假如我是一頭貓，

我要用九條性命

戀愛你。

假如我是一位上帝，

我要用三個身體

佔有你。』

她不做聲，我看得出她在想，真是討厭的人呢！剛才裝做不懂事，現在可又來了。

『回去吧。』

『怎麼要回去啦？』

『男子們都是傻子。』她氣惱地說。

不像是張會說謊的嘴呵！我伴了她在鋪滿了黃昏的煤屑路上走回去，悉悉地。

接連着幾天，從球場上回來，拿了網拍到飯店裏把



After-noon Tea 裝滿了肚子，舒適地踱回宿舍去的時候，過了五點鐘，閒得坐在草地上等晚飯吃的時候，從課堂裏挾了書本子走到運動上去溜盪的時候，總看見她不是從宿舍往校門口的學校 *Big* 那兒跑，就是從那兒回到宿舍去。見了我，只是隨便地招呼一下，也沒有信來。

到那天晚上，我正想到圖書館去，來了一封信：

『到我這兒來一次——知道嗎？』這麼命令似的話。又要去一次啦！就這麼算了不好嗎？我發覺自己是站在危險的深淵旁了。可是，末了，我又跑了去。

月亮出來了，在那邊，在皇宮似的宿舍的屋角上，緋色的，大得像隻盆子。把月亮扔在後面，我和她默默地走

至校門外，沿着煤屑路走去，那條路像流到地平線中去似的，猛的一輛汽車的燈光從地平線下鑽了出來，道旁廣告牌上的抽着吉士牌的姑娘在燈光中愉快地笑，又接着不見啦。到一條橋旁，便靠了欄杆站着。我向月亮噴着煙。

『近來消化不良症好了吧？』

『好了一點兒，可是今兒又發啦。』

『所以又需要刺激品了不是？』

在吉士牌的煙霧中的她的臉笑了。

『我念首詩給你聽。』

她對着月亮，腰靠在欄杆上。我看着水中她的背影。

『假如我是一隻孔雀，』

我要用一千隻眼

看着你。

假如我是一條蜈蚣，

我要用一百隻腳

追蹤你。

假如我……：

我捉住了她的手。她微微地抬着腦袋，微微地閉着眼——  
銀色的月光下的她的眼皮是紫色的。在她花朵似的嘴唇上，喝葡萄酒似地，輕輕地輕輕地嘗着醉人的酒味。一

面却——『我大概不會受虧了吧！』這麼地快樂着。

月亮照在背上，吉士牌煙捲兒掉到水裏，流星似的，在自己的眼下，發現了一雙黑玉似的大眼珠兒。

『我是一瞧見了你就愛上了你的！』她把可愛的腦袋埋在我懷裏，嬉嬉地笑着。『只有你才是我在尋求着的，哪！多麼可愛的一副男性的臉子，直線的，近代味的：：：溫柔的眼珠子，懂事的嘴：：：』

我讓她那張會說謊的嘴，脾酒沫似的噴溢着快板的話

。

『這張嘴不是會說謊的吧。』到了宿舍裏，我又這麼地想着。樓上的窗口有人在吹 Saxophone，春風吹到臉上



來，捲起了我的領子。

『天哪！』

『天哪！』

第二天我想了一下，覺得危險了。她是危險的動物，而我却不是好獵手。現在算是捉到了嗎？還是我被她抓住了呢？可是祇少……我像解不出方程式似的煩惱起來。到晚上她寫了封信來，天真地說：『真是討厭的人呢！以爲你今天一定要來看我的，那知道竟不來。已是我的獵獲物了，還這麼倔強嗎？……』我不敢再看下去，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嗎？不能做她的獵獲物的。把信往桌上一扔，便鑽到書藉城，稿子山，和墨水江裏邊兒去躲着。